

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

赵镇先¹ 著 成璟瑯² 译

(1. 韩国全南大学校人类学科, 韩国 光州 500757

2.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校人类学科, 韩国 光州 500757)

摘要: 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与西南部地区出土有中国式铜剑, 虽然在朝鲜半岛有的中国式铜剑只与中国中原系遗物共伴, 但是也有与当地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以及细形铜剑文化共伴的现象, 这其中一部分铜剑可能就是在朝鲜半岛生产制做的。我们推测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流行的时期是公元前3世纪后叶-公元前2世纪前叶。此外, 中国式铜剑在辽东地区属于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的遗址中也有出土。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在辽东半岛以东地区公元前3世纪后叶-公元前2世纪前叶发现的中国中原系遗物与在从秦统一中国开始到秦汉交替时期持续的混乱期中发生的流民东移的历史纪录有关。

关键词: 中国式铜剑; 琵琶形铜剑; 细形铜剑; 朝鲜半岛; 辽东; 秦; 汉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一、序言

韩国的青铜器文化可以区分为琵琶形铜剑文化与细形铜剑文化。琵琶形铜剑文化从中国东北地区到朝鲜半岛都有分布, 在朝鲜半岛主要分布在以南海岸为中心的中南部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琵琶形铜剑文化关联的遗物主要是在支石墓及其周边的石槨中出土的琵琶形铜剑、琵琶形铜矛、铜镞、铜凿等青铜器和各种石器以及无纹陶器、红陶等。琵琶形铜剑可以分为曲刃很清楚的典型琵琶形铜剑以及直刃化的变形琵琶形铜剑, 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变形琵琶形铜剑与中国式铜剑共伴。

细形铜剑文化主要分布在从俄罗斯沿海州与清川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全域以及日本列岛的西南部地区。这种文化出土有多种多样的青铜遗物, 在细形铜剑文化初期只出土青铜遗物, 然后逐渐开始有铁制工具共伴出土, 到了细形铜剑文化后期, 铁制武器出现, 该文化逐渐向铁器文化转换。

细形铜剑文化多样的青铜遗物中令人瞩目的是从细形铜剑文化发展期(中期)短暂出现的中国式铜剑以及从发展期到衰退期(后期)持续使用的铜矛、铜戈等中国中原系青铜武器。但省略掉胡部分的韩国铜戈在形态上与同时期中国中原地区的铜戈有很大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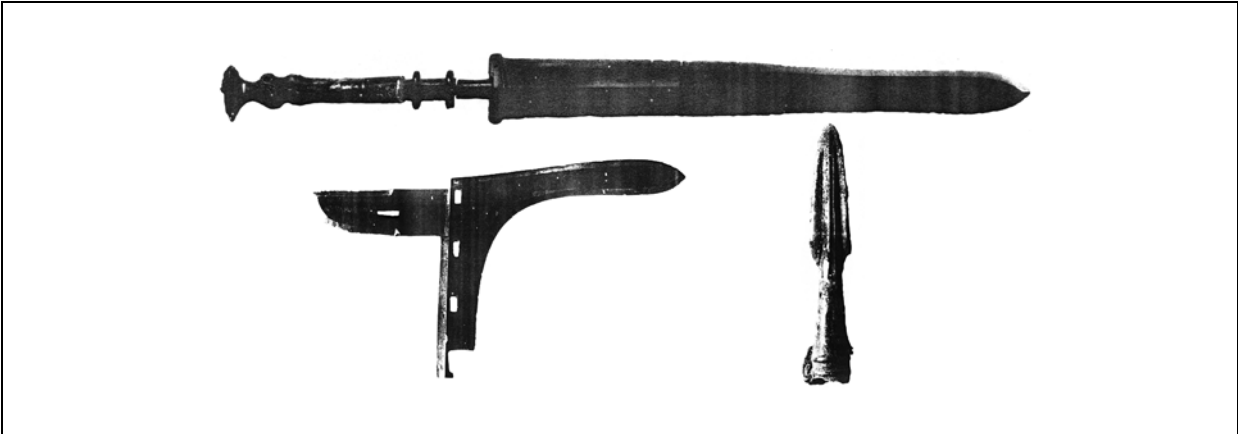
本文将整理在朝鲜半岛发现的中国式铜剑, 并考察其特征以及流入时期。最后通过考察其与朝鲜半岛存在的琵琶形铜剑文化、细形铜剑文化的关系, 试图分析中国式铜剑流入朝鲜半岛的背景与路线。

二、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

在朝鲜半岛发现的中国式铜剑可以分为出土地很明确的出土品以及出土地不明的收藏品两部分。出土地明确的中国式铜剑主要出土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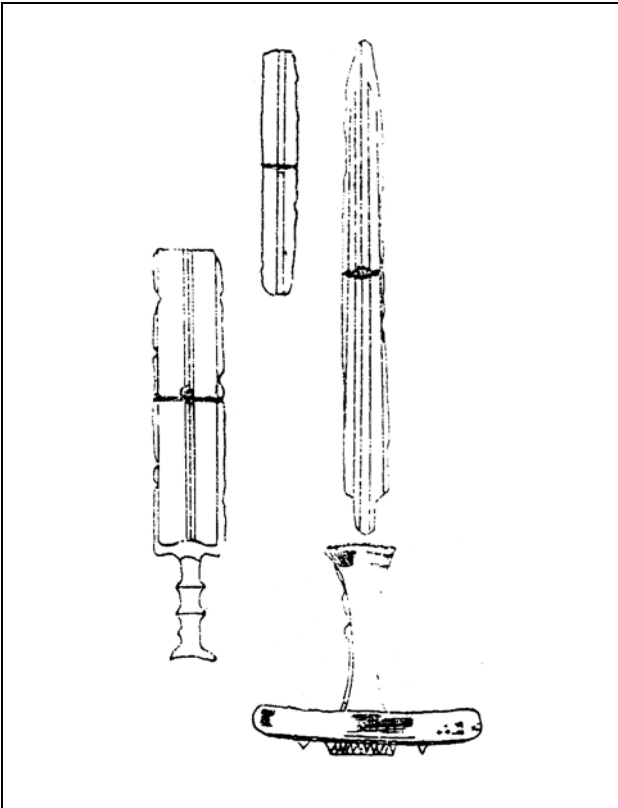
1. 西北部地区

1) 平壤石岩里遗址(图一): 1 把中国式铜剑与刻有“二十五季(年)上郡守〇”铭文的秦戈(秦始皇 25 年, B.C. 222 年)以及 1 件中国式铜矛出土。这把铜剑剑身与剑柄之间很宽, 有很厚的素纹格部, 但是没有纹饰。剑身断面呈扁菱形, 上半部比下半部窄一些。在圆筒形的柄部中间有两个环状突带(箍)。在柄头部插有金铜制龙首衔玉的盖弓撩爪, 使得柄部加长。这把剑全长 53.6 厘米, 剑身長 36.3 厘米, 格部宽 4.74 厘米^[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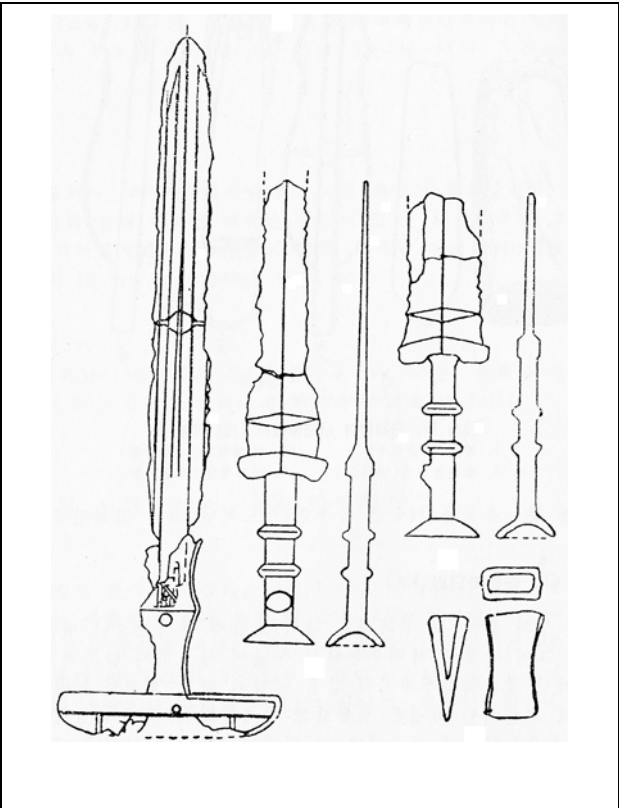


图一：平壤石岩里遗址出土遗物（比例尺：1:5）

2) 平原新松里遗址(图二): 1 把中国式铜剑与变形琵琶形铜剑(T 字形剑柄、剑把头饰)、铜铍、青铜器皿及把手、陶器等一起出土。原报告对中国式铜剑并没有详细的说明, 但通过其提供的图面观察, 剑身上半部已经缺失, 剑身与剑柄之间很宽, 有素纹的格部。柄部在圆筒形中间有两个环状突带(箍), 柄头部有笠形的首^[2]。



图二：平原新松里遗址出土遗物
(比例尺：1:5)



图三：载宁孤山里遗址出土遗物
(比例尺：1:5)

3) 载宁孤山里遗址(图三):两把中国式铜剑与变形琵琶形铜剑(T字形剑柄),1件长方形铜斧一起出土。变形琵琶形铜剑凹入部很微弱,已经直刃化。2把中国式铜剑的形态相似。剑身与剑柄之间很宽,有素纹的格部。2把剑的上部全部断裂,断面接近扁菱形,圆筒形柄部中间有两个环状突带(箍),柄头部有笠形的首。相对保存比较好的铜剑残长23厘米,剑身残长14.5厘米,包括格部的柄部长9.5厘米,剑身宽3.9厘米^[3]。

2. 西南部地区

1) 完州上林里遗址(图四):1975年,当地村民发现后及时通知了有关部门。出土地点是丘陵地区,在地表下约60厘米处,出土有26把中国式铜剑,锋部向东,水平放置。所有铜剑的剑身与柄部有很厚的素纹格部,圆筒形柄部中间有两个环状突带(箍),柄头部有笠形的首。26把铜剑的规格、重量等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找不到同一铸范铸造的铜剑。刃部没有研磨痕迹,柄部也没有其他物质附着的痕迹,铸造痕迹原封不同的保留下来,看起来好像不是实用器。剑身的上端部稍窄一些,断面有的呈扁菱形,有的断面呈稍微内弯一点扁菱形,后者占大多数。这些铜剑的全长在44.4-47.2厘米,剑身长34.8-37.6厘米,剑身宽在3.8-4.3厘米,剑身厚度在0.45-0.65厘米,格部宽在4.4-5.1厘米左右^[4]。

表一：完州上林里出土中国式铜剑一览表（单位：厘米）

项目 序号	长				宽		首部直径	重量 (g)
	全长	剑身长	剑柄长	格部长	剑身宽	格部宽		
1	46.7	37.0	8.8	1.0	4.0	4.9	3.7	390
2	47.2	37.6	8.8	0.8	4.0	4.6	4.0	412
3	45.0	35.7	8.3	1.0	4.0	4.9	3.9	330
4	46.2	36.6	8.7	0.9	(3.6)	4.7	3.9	394
5	45.6	35.3	9.3	1.0	4.3	5.0	3.9	386
6	45.7	36.0	8.8	1.0	4.0	4.6	3.7	306
7	44.4	34.8	8.8	0.8	3.8	4.4	3.7	274
8	45.8	36.0	8.9	0.9	4.2	4.9	3.9	374
9	(45.0)	(35.0)	9.2	0.9	4.0	5.1	3.8	(336)
10	(42.6)	(33.6)	8.1	1.0	4.0	4.4	3.6	308
11	46.9	37.1	8.6	1.2	4.0	4.8	3.7	450
12	45.8	36.4	8.7	0.8	3.8	4.6	4.0	378
13	45.8	36.0	8.9	0.9	4.0	4.7	3.9	328
14	47.0	37.0	8.9	1.1	4.2	5.0	4.0	498
15	(43.1)	(33.4)	8.9	0.8	3.8	4.7	3.8	(286)
16	45.8	36.0	9.1	0.8	4.0	4.5	3.7	308
17	(44.6)	(34.5)	9.3	0.8	4.0	4.7	4.0	(344)

18	(36.5)	(27.0)	8.5	1.0	4.0	4.6	3.7	(374)
19	46.0	36.1	9.1	0.8	4.1	4.6	3.8	312
20	45.2	35.5	8.8	0.9	4.0	4.7	3.7	304
21	44.7	35.6	8.2	0.9	4.0	4.7	3.9	358
22	(44.9)	(35.5)	(8.4)	1.0	4.0	4.6	.	(376)
23	(45.8)	36.9	(8.1)	0.9	4.2	4.4	.	(378)
24	(44.6)	36.1	(7.6)	0.9	4.2	4.7	.	(338)
25	(42.3)	(37.0)	(4.4)	0.9	4.3	4.7	.	(450)
26	(45.2)	(36.4)	(7.7)	0.9	4.2	4.6	.	(350)

2) 益山新龙里遗址：该遗址的出土品只留有带 2 个环状突环（箍）的柄部^[5]。

3) 咸平草浦里遗址（图五）：一把中国式铜剑以及与典型的细形铜剑文化相关联的遗物一起出土。推测出土遗迹为积石木棺墓，土圻长 260 厘米，宽 90 厘米，石椁长 190 厘米，宽 55 厘米左右。中国式铜剑破损成两片，上端部虽有缺失，但仍可以推测它的全部形态。剑身与柄部之间很宽，有素纹的格部。剑身断面接近扁菱形，但是断面线略呈内弯状态。柄部的断面呈凸透镜状，两个椭圆形突带（箍）的间隔是 1.7 厘米。推测铜剑全长约 35 厘米，推测柄部长 6.8 厘米^[6]。

3. 其他

除此之外，传平安南道，传大同江面，传海美，传庆州也有中国式铜剑^[7]，而且还有被推测为中国式铜剑镞范的遗物出土^[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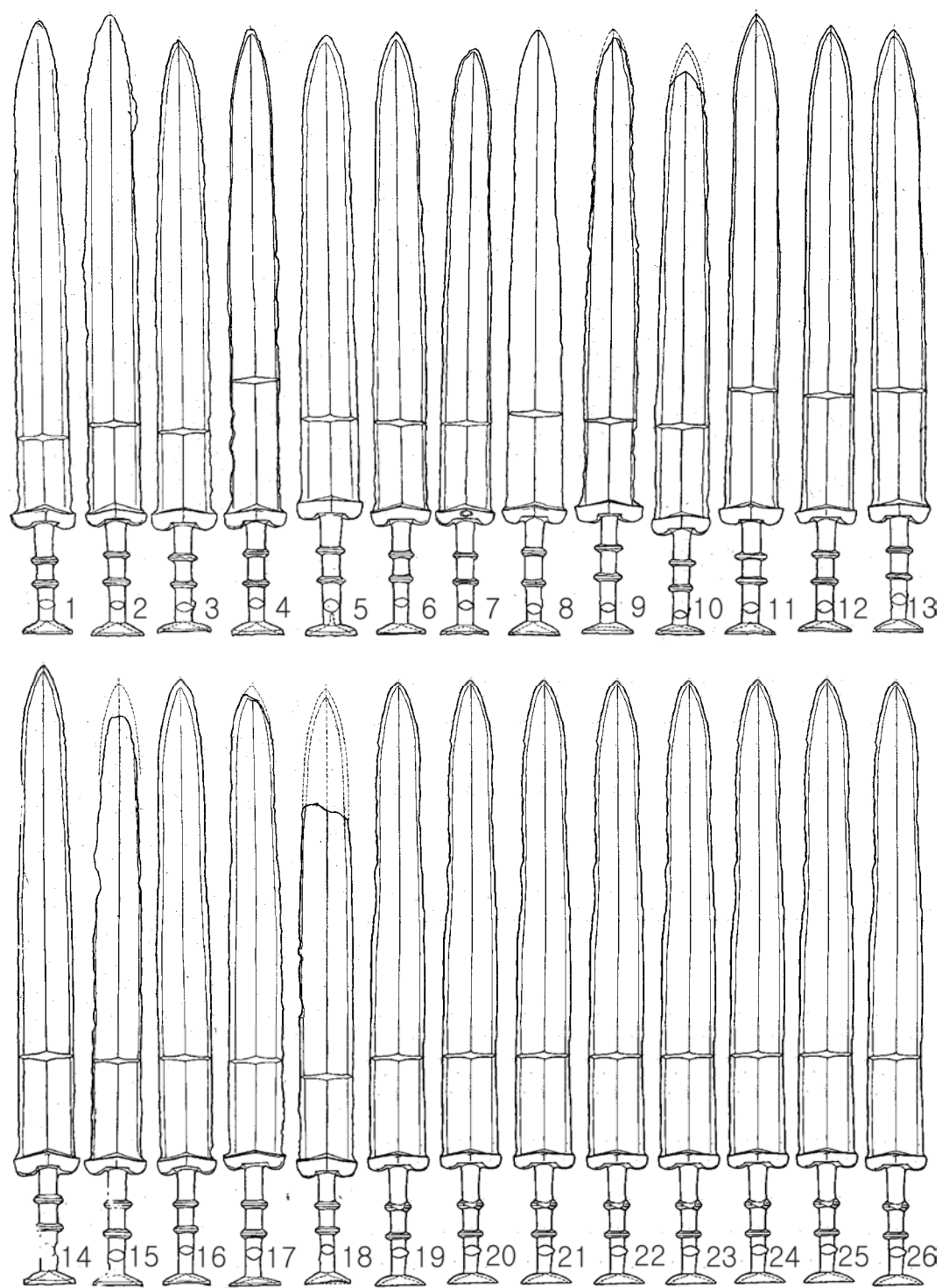
三、朝鲜半岛出土中国式铜剑的流入北京

1、朝鲜半岛出土中国式铜剑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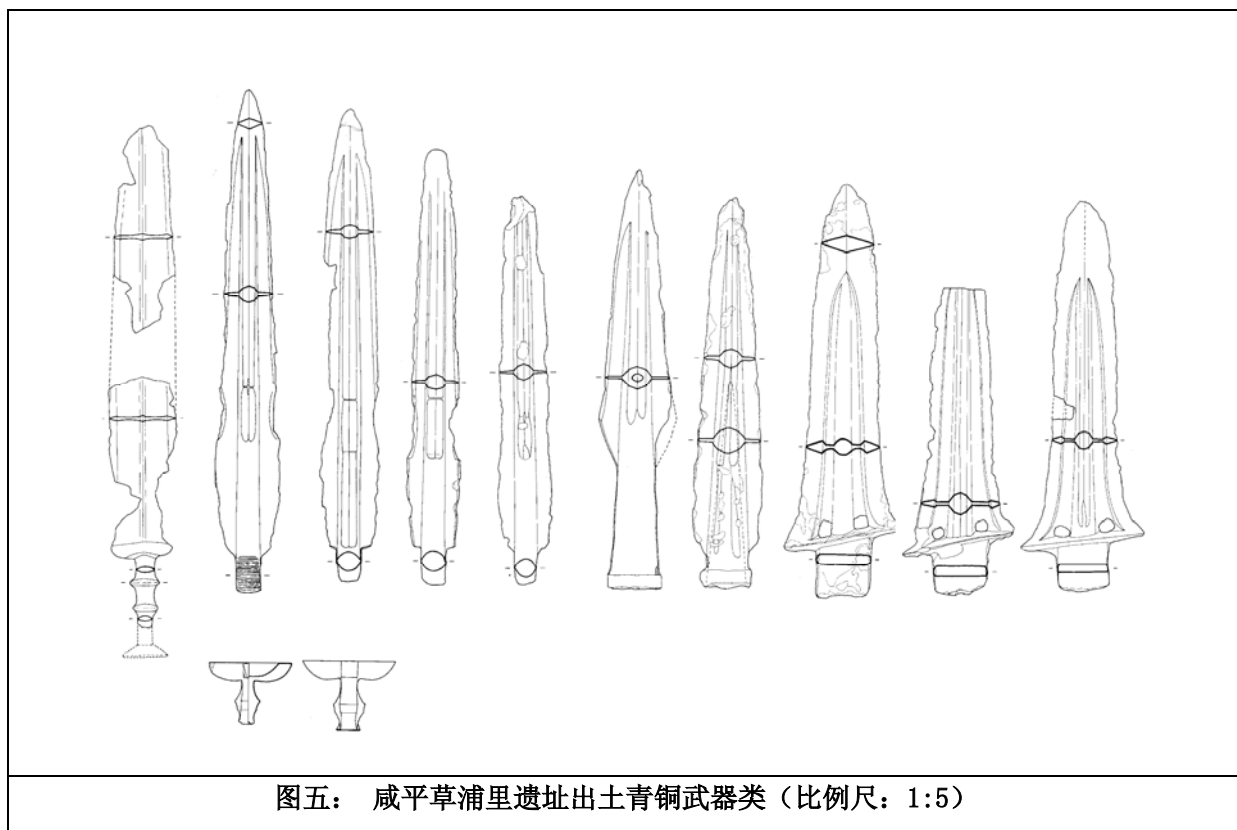
在朝鲜半岛出土的有明确出土地点的中国式铜剑分布在 6 个地点一共有 32 把，这些铜剑的形态很相似。剑身与剑柄之间比较宽，有无纹的格部，剑身断面形态是扁菱形或者断面线稍微内弯。剑柄是在圆筒形的茎部有两个环形突带（箍），在柄头部有笠形的首。仔细观察的话，茎部断面形态稍微有点差异，有圆形、椭圆形、凸透镜形。大体上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出土遗物是圆形或者椭圆形，在西南地区的出土遗物是椭圆形或者凸透镜形。

中国式铜剑因为很多有断裂，能确定剑身长的只有平壤石岩里与完州上林里的出土品。平壤石岩里出土中国式铜剑的剑身長 36.3 厘米，完州上林里出土中国式铜剑的剑身長 34.8-37.6 厘米，几乎差不多。其他的铜剑的剑身長推测也应该与此相当，如果包括格部与剑柄长度的话，铜剑的全长应该在 45 厘米左右。

众所周知，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的中国式铜剑大体可以分为三种。1 式是扁茎剑，茎部是扁条形，没有格部与首部。2 式是剑身与剑柄之间格部窄而薄，剑柄呈茎部全空或者半空的圆筒形。3 式茎部是在实形圆柱形上有两周圆箍，有圆盘形的首部，格部宽而厚^[9]。以此为基准来看的话在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都应该属于第三式^[10]。3 式再细分的话可以分为格部或者剑身部有纹样的与无纹样的，朝鲜半岛的出土品全部没有纹样。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只具有一类铜剑发展的可能性。



图四： 完州上林里遗址出土遗物（比例尺：1:5）



关于在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的制做地问题，虽然有不是当地制作的见解^[11]，但是像上林里、草浦里的出土品一样，剑柄的断面形态接近凸透透镜形，其为仿制品的可能性很大。关于上林里中国式铜剑的成份分析结果，其铅同位体比与锦江流域的细形铜剑一致^[12]，如此看来朝鲜半岛出土的那件被认为是中国式铜剑镞范的遗物^[13]，其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样的话在朝鲜半岛发现的中国式铜剑就可以分为从中国直接流入的和在朝鲜半岛模仿制做的两部分。与有“二十五季（年）上郡守〇”铭文的秦戈共伴的平壤石岩里的中国式铜剑应该是前者的代表。为了更明白的观察，我们将在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及其共伴遗物的整理制作作为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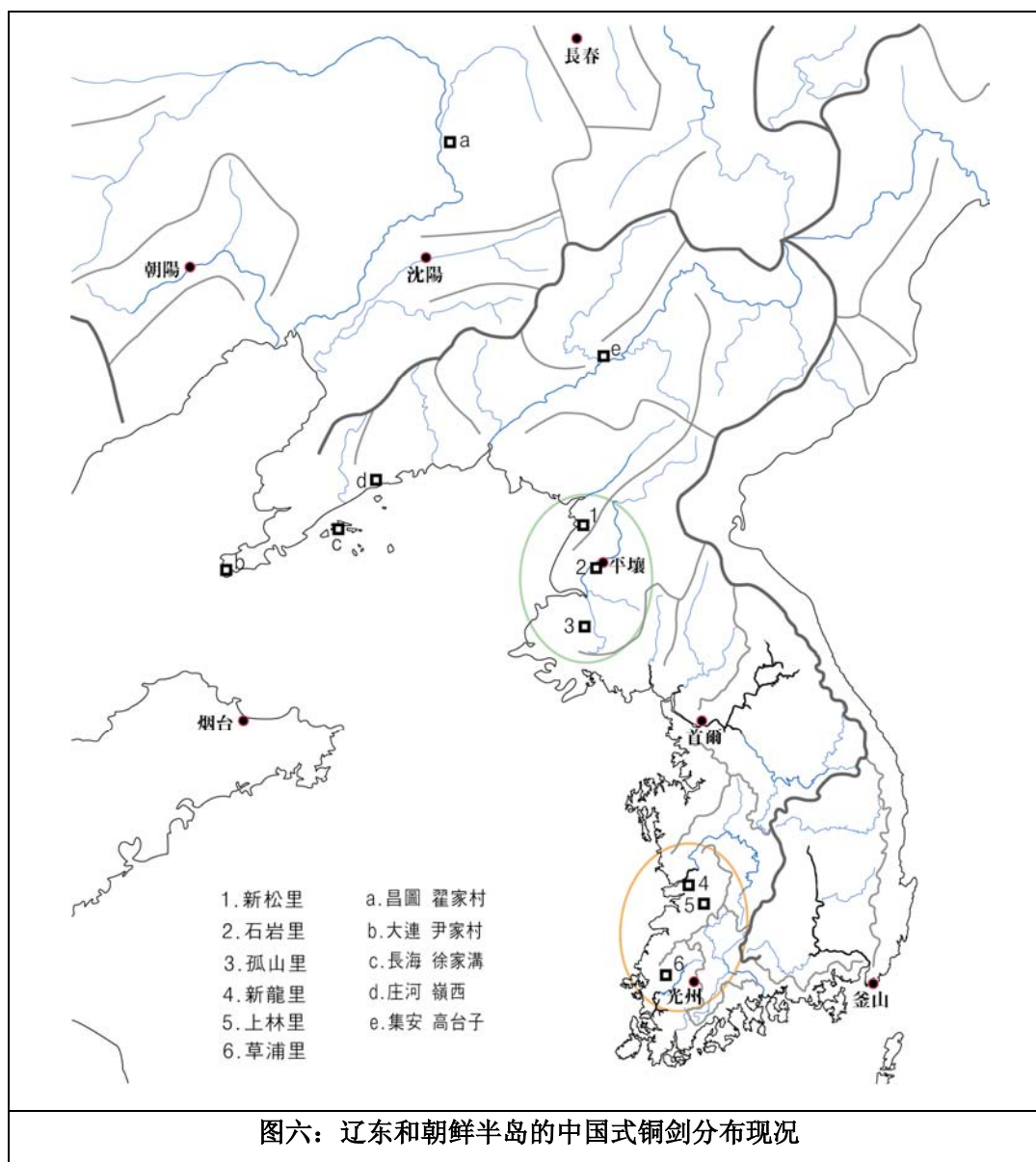
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的遗物共伴关系可以分为四个类型，Ⅰ类型是像平壤石岩里遗址一样，只与中原系遗物共伴的；Ⅱ类型像平原新松里、载宁孤山里遗址一样，与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相关联遗物共伴出土；Ⅲ类型是像咸平草浦里遗址一样，与细形铜剑文化相关联遗物共伴出土；Ⅳ类型是像完州上林里遗址一样，只出土中国式铜剑。Ⅰ、Ⅱ类型在朝鲜半岛的西北地区，Ⅲ、Ⅳ类型在朝鲜半岛的西南地区。其中，Ⅰ类型在中国制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Ⅱ、Ⅲ类型有在朝鲜半岛制作的可能性^[14]，特别是第Ⅲ类型在朝鲜半岛制做的可能性很大。咸平草浦里遗址的出土品包括在成立期（初期）的细形铜剑文化中看不到的铜矛、铜戈、铜铍与中国式铜剑。铜矛和铜戈是模仿中国（秦）的铜矛、铜戈^[15]，铜铍在楚国也有很多出土^[16]，是同一时期一起流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推测Ⅰ类型的中国式铜剑是在朝鲜半岛出土的其他中国式铜剑的祖型。

2. 朝鲜半岛出土中国式铜剑的年代

虽然有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的年代是春秋末到战国初的见解^[17]，但从共伴遗物以及纪年铭文来看很难再往上提。接下来我们分类型考察一下各遗址的年代。

I 类型石岩里中国式铜剑的年代因为有“二十五季上郡守〇”的秦戈共伴，所以推测其应该在公元前三世纪后叶。而且在平壤一带，还有其他有公元前 3 世纪后叶纪年铭文的中原系青铜器出土，如在出土中国式铜戈的平壤出土的中国式铜矛上也有“五年季氏 (B.C. 242 年)”的铭文^[18]有“秦上郡”铭文的铜戈在中国内蒙古等地大量发现^[19]，可以知道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后叶这种铜戈制做生产的相当多，并向周边地区扩散。流入朝鲜半岛的铜戈就是其中之一。

II 类型孤山里遗址的年代可能是公元前 3 世纪^[20]，从共伴的变形琵琶形铜剑来看应该是妥当的。直刃化的变形琵琶形铜剑集中分布在辽东地区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根据其形态可以分为大青山—五道岭沟门式和尹家村—孤山里式，两者分布的地域有所差异^[21]。关于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的年代，不同的学者看法有一些的差异，例如有公元前 5-4 世纪^[22]，公元前 4-3 世纪^[23]，公元前 4-3 世纪开始到公元前 2-1 世纪^[24]，公元前 3-2 世纪^[25]等多种多样。但是目前莲花堡类型的铁器与绳席纹陶器共伴的事例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其年代很难再往上提。



表二：朝鲜半岛出土中国式铜剑的遗物共伴关系

遗址名	武器	工具	礼仪器	装身具	其他	备考
平壤 石岩里	中国式铜剑， 中国 式铜戈，中国式铜矛					I 类型
平原 新松里	中国式铜剑，变形琵琶 形铜剑（T 字形剑 柄、剑把头饰）	铜铤？			褐色陶壶，豆 2，青铜器皿 雕刻，把手	II 类型
载宁 孤山里	中国式铜剑 2，变形 琵琶形铜剑（T 字形 剑柄）	铜斧				
咸平 草浦里	中国式铜剑，细形铜 剑 4（剑把头饰 2），铜戈3，铜矛2	有肩铜斧， 铜凿 2， 铜铤，砥石	精文镜 3，竿头铃 2， 组合式双头铃，双头 铃，柄部头铃	曲玉 2		III类型
完州 上林里	中国式铜剑 26					IV类型
益山 新龙里	中国式铜剑片					

我们知道更精细的年代需要通过铁器在该地区的流入来决定。关于铁器出现的时期包括有与公元前 300 年左右燕与古朝鲜的冲突这个历史记录相关的见解^[26]，以及战国末—汉初，即公元前 3 世纪后半到公元前 2 世纪的见解^[27]。笔者认为在战国末到汉初比较妥当，那么载宁孤山里遗址的年代可以推测为公元前 200 年前后。

III类型的年代可按朝鲜半岛特有的细形铜剑文化年代观来比推。出土中国式铜剑的咸平草浦里遗址相当于朝鲜半岛细形铜剑文化的中期（发展期），但共伴的粗纹镜是内区以及中区的纹样构成很单纯的三区式或者三钮小型镜，八珠铃消失，柄部铜铃出现，与典型的发展期的遗址稍有差别。从这些方面看咸平草浦里遗址的年代应该比典型的发展期遗址稍晚一点，推测为公元前 2 世纪前叶^[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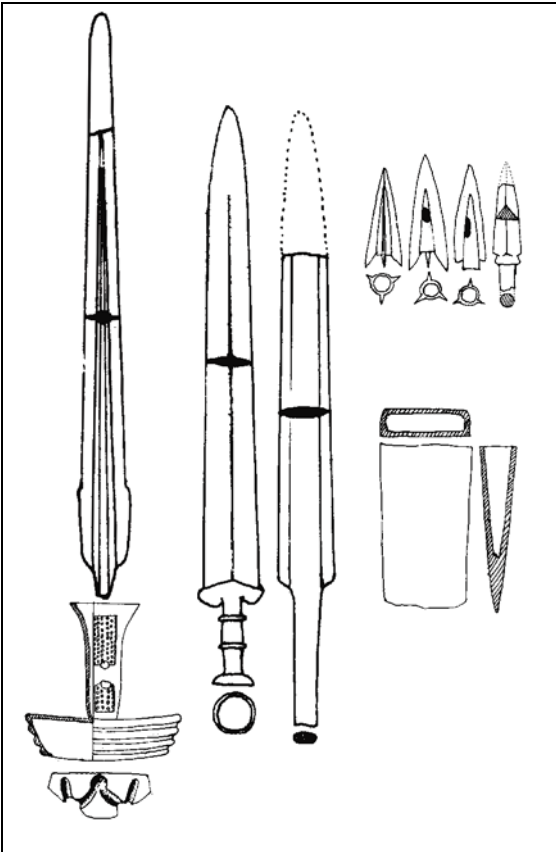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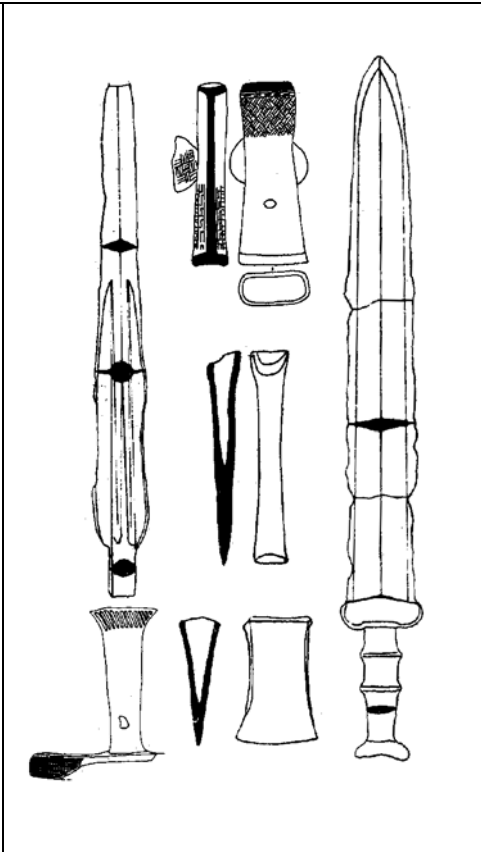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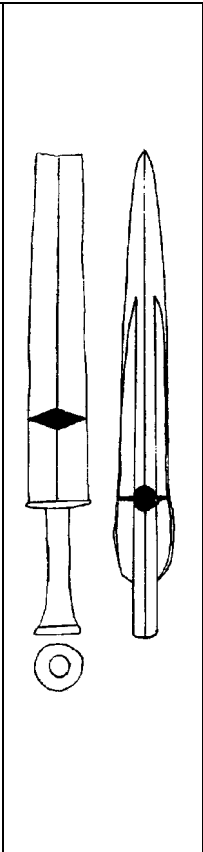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大约流行在公元前 3 世纪后叶到公元前 2 世纪前叶，大约半世纪时间。IV类型完州上林里遗址的年代从形式学上分析也没有大差异，大体上是一个时期。

3. 中国式铜剑流入朝鲜半岛的背景

虽然在朝鲜半岛中国式铜剑与中原系文物共伴，但还应属于当地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与细形铜剑文化。这样的事例在辽东地区变形琵琶形铜剑文化圈中也可以确认。

辽宁省昌图县长发乡翟家村遗址出土 1 把变形琵琶形铜剑（T 字形剑柄，加重器），11 件铜镞，1 件骨质箭头，5 件铁镞以及 2 把中国式铜剑。其中 1 件中国式铜剑是扁茎式，另一件剑身与剑柄之间较宽，有厚的无纹格部，剑柄有 2 个箍，柄头部有首，全长 40 厘米。共伴的铜镞是春秋晚期到西汉初期使用的形式，铁镞是汉代的^[29]，推测在公元前 200 年前后。

在大连市旅顺口区尹家村西南河的北岸出土有 1 把琵琶形铜剑与 1 把有圆筒形剑柄的中国式铜剑。中国式铜剑柄部和剑身之间有窄的格部，剑身断面呈扁菱形。该剑残长 32 厘米，剑身宽 4.1 厘米，柄部长 8.5 厘米^[30]。

		
图七： 辽宁省昌图县长发乡翟家村 出土遗物（比例尺：1:5）	图八：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 尹家村出土遗物（比例尺：1:5）	图九： 辽宁 省长海县哈仙 岛徐家沟石墓 出土遗物（比 例尺：1:5）

大连市哈先岛徐家沟石墓是挖掘长 199 厘米，宽 90 厘米的土圪，然后用石头筑造而成的，出土有 1 把变形琵琶形铜剑（剑鏢，T 字形剑柄），1 件铜斧，1 件铜凿与 5 把中国式铜剑。中国式铜剑剑身与柄部之间很宽，有厚的无纹格部，剑身断面呈扁菱形。剑柄是断面呈凸透镜状的茎部有 2 个箍，柄头部有首。铜剑长 45 厘米，宽 5 厘米，柄部长 8 厘米^[31]。

除此之外，在集安^[32]以及中国东北其他地区还有赵国铜剑出土^[33]。在旅大地区出土的赵国铜剑上有“四年相邦春平侯……”的铭文，四年是指赵悼襄王 4 年（B.C. 241 年）^[34]。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战国末到汉初在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式铜剑分布。

与辽东地区相比，辽西地区从更早的时期开始就出现了包括中国式铜剑的各种武器。例如，在内蒙古通辽市有圆筒形剑柄的中国式铜剑与铜刀、铜凿等被一起发现，其年代在春秋晚期或者战国时期^[35]。而且在辽宁北票出土的燕王职戈与燕王职剑被推测与燕昭王有关，其年代在公元前 313-312 年，或者是公元前 312-279 年^[36]。通过这些遗物可以反映出公元前 300 年前后中原文化（燕）已经到达辽西地区。

相反从公元前 3 世纪后叶开始, 中原系武器真正出现的辽东地区可能很大程度上与从秦兼并六国到秦汉交替间的混乱期有关。这些内容也可以在史料上得到确认。在《三国志·魏书·韩传》引用的《魏略》中提到“……及秦兼并天下, 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 时朝鲜王否立, 畏秦袭之, 略服属秦, 不肯朝会……”, 可以看出秦国统一的余波影响到朝鲜地区, 而且在此书《秽传》中有“陈胜等起, 天下叛秦, 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的记载, 可以看出秦汉交替时期大量燕、齐、赵的流民涌向朝鲜地区。

综合这些方面, 我们认为在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铜矛、铜戈是为了逃避从秦统一六国开始到秦汉交替期为止的混乱的流民带来的。这样的话通过陆路经辽西地区的可能性虽然很大, 但是通过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的海路到来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37]。虽然中国式铜剑中有像平壤石岩里的出土品一样可能是在中国制作的, 但是也有以此为祖型在朝鲜半岛制作的中国式铜剑。在细形铜剑文化发展期以后盛行的铜矛与铜戈也是以中国铜矛、铜戈为祖型而制作的。但是, 与铜矛、铜戈不同的是中国式铜剑并没有流行起来, 这是因为与中国式铜剑拥有同一机能的变形琵琶型铜剑以及细形铜剑持续存在而造成的。

四、结论

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西北部与西南部地区出土。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几乎全是剑身与剑柄之间很宽, 有厚的无纹格部, 剑柄茎部中间有两个箍, 柄头部有圆盘形的首。如果考虑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型的话, 那以上是在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式铜剑一个大的特征。

在朝鲜半岛, 从公元前 3 世纪后叶开始到公元前 2 世纪前半短暂流行中国式铜剑。中国式铜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与从秦统一中国的过程开始到秦汉交替的混乱期形成的流民向辽河以东流入这个当时的历史事实有关。这个时期不仅是中国式铜剑, 而且铜戈与铜矛一起流入, 在土著的琵琶形铜剑文化以及细形铜剑文化中使用。特别是在细形铜剑文化中接受了中原式铜戈与铜矛并生产制做独自的形态铜戈与铜矛, 但是中国式铜剑却由于存在同一机能的细形铜剑而没能盛行起来。

参考文献

- [1] 梅原末治, 藤田亮策. 朝鲜古文化综鉴(第一卷)[M]. 养德社. 1947.
- [2] 宋在锡. 关于我国出土的细形铜剑(1)[J]. 朝鲜考古研究, 1993(2).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32~37.
- [3] 黄基德. 最近新知的琵琶形短剑与细形短剑相关的遗址遗物[J]. 考古学资料集(4).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4. 157~164.
- [4] 全荣来. 关于完州上林里出土的中国式铜剑—春秋末战国初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南韩流入问题—[J]. 全北遗址调查报告(6)[R]. 全州市立博物馆. 1976. 3~26.
- [5] 金贞培. 准王及辰国与“三韩正统论”的诸问题—与益山的青铜器文化相关联[J]. 韩国史研究 13. 韩国史研究会.
- [6] 李健茂, 徐声勋. 咸平草浦里遗址[R]. 国立光州博物馆, 全罗南道, 咸平郡. 1988.
- [7] 国立中央博物馆, 国立光州博物馆. 韩国的青铜器文化特别展[M]. 汎友社. 1992.
- [8] 同[1].
- [9] 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朱凤瀚. 古代中国青铜器[M].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成东, 钟少异. 古代中国兵器图集[M].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 [10] 2式也有, 但出土地不详.
- [11] 同[4].
- [12] 同[7].

- [13] 后藤直认为是在平壤附近出土的。参照：后藤直。灵岩出土铸型的位置[J]。东北亚的考古学(第二)。1996.149~204.
- [14] 同[7].
- [15] a. 健茂. 韩国式铜剑文化的研究[D]. 高丽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3.
b. 镇先. 细形铜剑文化的展开过程研究[D]. 全北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16] 片冈宏二. 弥生时代渡来人与土器、青铜器[C]. 雄山阁. 1999.
- [17] 李健茂. 韩国的辽宁式铜剑文化[J]. 韩国的青铜器文化特别展[M]. 国立中央博物馆, 国立光州博物馆. 1992. 126~132.
- [18] 同[1]
- [19]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 内蒙古清水河县拐子上古城发现秦兵器[J]. 文物, 1987, (8): 63~64.
陈平, 杨震. 内蒙伊盟新出十五年上郡守铸戈铭考[J]. 考古, 1990(6): 550~553.
- [20] 同[17].
- [21] 林沅. 中国东北系青铜剑初论[A]. 林沅学术文集[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311~334; 李清圭. 通过青铜器看古朝鲜[J]. 国史馆论丛(42).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93. 1~31; 朴淳发. 关于我国初期铁器文化展开过程的简略考察[J]. 考古美术史论(3). 忠北大学校考古美术史学科. 1993. 37~62.
- [22] 朴晋煜. 关于初期细形铜剑文化的内容与发展[J]. 朝鲜考古研究, 1987(1): 6~12; 李清圭. 通过青铜器看古朝鲜[J]. 国史馆论丛(42). 国史编纂委员会. 1993. 1993. 1~31.
- [23] 吴江原. 琵琶形铜剑文化的成立与展开过程研究[D].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2.
- [24] 李清圭. 关于辽宁本溪县上堡村出土铜剑与陶器[J]. 历史考古学志(16). 东亚大学校博物馆. 2000. 61~77.
- [25] 赵镇先. 北韩地区细形铜剑文化的发展与性格[J]. 韩国上古史学报(47). 韩国上古史学会. 2005. 59~88.
- [26] 尹武炳. 韩国青铜遗物的研究[J]. 白山学报(12). 白山学会. 1972. 59~134.
- [27] 李南圭. 朝鲜半岛古代国家形成期铁制武器的流入与普及-与中国比较的视角[J]. 韩国古代史研究(16). 西景文化社. 1999. 59~88.
- [28] 李健茂. 韩国青铜仪器的研究-以异形铜器为中心[J]. 韩国考古学报(28): 131~216. 韩国考古学会. 1992. 韩国考古学会; 赵镇先. 细形铜剑文化的展开过程研究[D]. 全北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29] 李矛利. 昌图发现青铜短剑墓[J]. 辽海文物学刊(15). 1993. 16~18
- [30] 同[29].
- [31] 许明纲. 大连市近年来发现青铜短剑及相关的新资料[J]. 辽海文物学刊(15). 1993. 8~12.
- [32] 张雪岩. 吉林集安县发现赵国铜剑[J]. 考古, 1982, (6): 666.
- [33] 旅顺博物馆报道组. 旅大地区发现赵国铜剑[J]. 考古, 1973, (6): 361.
- [34] 春平侯剑[J]. 旅大乡土历史教育资料(23). 1978.
- [35] 侯莉敏. 通辽市发现一座青铜剑墓[J]. 哲里木盟文物通讯(创刊号). 1982.
- [36] 张震泽. 燕王职戈考释[J]. 考古, 1973, (4): ; 公孙燕. 燕王职之戈[J]. 理论与实践, 1980, (4).
- [37] 李慧竹. 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J]. 北方文物, 2004(1): 16~23.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ina-Bronze Daggers appearing in korean peninsula

Jo Jin-seon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Museum of Korea)

Abstract : The China-Bronze Daggers were excavated in the north-west and the south-wes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China-Bronze Daggers are excavated with not only the chinese artifacts but also the Declined Pipa-Shape Bronze Daggers and the Slender Bronze Daggers. Some of them were made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age of these artifacts is the latter part of the third century B.C. through the early part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 The China-Bronze Daggers were excavated in the Declined Pipa-Shape Bronze Daggers Culture sites of the Liaodong.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se artifacts are related to the refugees who were caused by the unification of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China-Bronze Dagger ; Pipa-Shape Bronze Dagger ; Slender Bronze Dagger ; Korean peninsula; Liaodong; Qin dynasty; Han dynasty

收稿日期: 2006-3-01

作者简介: 赵镇先 (1969 -), 男, 韩国全罗南道康津郡人,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人类学科教授。